

美國老人烏托邦城 13 萬人入住 徹夜狂歡

來源: 英國報姐

或許很少有人知道,美國佛羅里達州中部無垠的土地中,隱藏着一個幾乎等同于“天堂”的地方。

像進入烏托邦一樣,沒有痛苦,沒有家庭煩惱,一切都積極向上,每天只會發生好事。你可以盡情享受 100 個娛樂中心,89 個游泳池、11 個狗狗公園、一個馬球場、50 個一望無際的高爾夫球場,14 家雜貨店、2700 個社交及興趣俱樂部和連綿的別墅區。



這裡夜夜笙歌,交友輩素不忌。

這裡就是奧蘭多西北 70 英里處的 "The Villages"(直譯“村莊”)——世界上最大的退休養老社區,面積超過曼哈頓。村莊擁有自己的廣播電台、報紙和電視頻道,就像是一座擁有私人政府的國中國。

13 萬富裕的美國老年人在此過上紙醉金迷的生活,沒人害怕失業,衰老,疫情,家愁,國難,死亡...

但這座洋溢着幸福的烏托邦的背後卻隱藏着種種黑暗,它的存在,本身就是對美國最無情的諷刺。?

13 萬人活在烏托邦的美國人

這座佔地 33000 英畝的“村莊”由億萬富翁家族莫爾斯建造。他們的定位很明確,給老年中上階級建造一座他們夢想中的城市。

如今的美國老年人,絕大多數都出生在二戰後的嬰兒潮時期,也就是 1946-1964 年生人,所謂的 boomer 一代。這代人生長在美國最輝煌,國力和經濟都最難以匹敵的時代,大部分人的童年青年比起現代年輕人要輕鬆太多。

而隨着時代的改變,美國再也不是 boomer 熟悉的繁榮景象。看着如此多中上階層老年白人拿着大筆的退休金無處可去,莫爾斯家族發現了商機——將一個普通的養老社區,包裝成 boomer 的美國夢社區。



說是社區,但這裡與美國的其他地方完全割裂。這裡的 78 個小社區所有的別墅,建築,都是六七十年代的模樣,這裡有許多歐洲殖民時期的街區,甚至有 50 年代才會見到的海報和標誌性建築。

這裡綠草如茵,可以終日在棕櫚樹和沙灘海風中沉醉。

人們口中說着上個世紀的流行語,聽着上個世紀的音樂。這裡只接受 55 歲以上的居民,甚至不允許他們不到年齡的家人暫住。boomer 們與同代人在停止流動的時光中,徹夜不停地派對和娛樂。

早上 11 點就開始的酒吧促銷時間,高爾夫球場上隨時可以打到心滿意足。

每月每人都要交 164 美元的娛樂活動費。社區會給他們提供 200 多種娛樂學習項目。老年的你可以免費學花樣游泳,空手道,肚皮舞,園藝,做火車模型。

如果你喜歡披頭士,單口喜劇,喜歡戲劇和寫作,或者喜歡縫紉甚至燒玻璃都能找到自己的社團。

每周三晚上,會有“廣場舞”時間,老頭老太太可以盡情跳舞,不用怕被投訴。

一名住戶說:“這裡的興趣社團多到就像去上大學一樣,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他們想成為的人。”

生活也絕對便利,村莊有美國大城市中擁有的一切設施:不重樣的餐廳,酒吧,夜總會,禮品店,珠寶店,教堂,電影院,沃爾瑪,醫院,數不清的中老年熱愛服裝品牌店。

一切的通行都可以用高爾夫球車來進行。球車有點像咱們的老年人代步車,不過速度更快,外形被改裝成了悍馬、Hot rod、tank 等深受歡迎的樣子。

這裡的老人都不是買不起真悍馬的人,但他們覺得,只要住進來,就根本沒必要再出去,既然如此,買車做什么?

你人生的最後幾十年,就將在這樣的夢境中度過?。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,2010 年至 2019 年間,這裡的人口激增 37.8%,超過美國任何一個城市。村莊一直在擴張,平均每月就能出售 250 套新房和 200 套二手房,但還是無法滿足 boomer 們火爆的需求。

一個男人正開着高爾夫球車說:“這裡的一切都那么正能量,你看不到貧民窟,看不到死亡和毀滅,看不到謀殺,也看不到熊孩子。”

世界其他角落髮生的苦難,美國正經歷的浩劫,在村莊之外子孫的安危,一切與他們無關。村莊是給 boomer 們建造的迪士尼樂園,是赫胥黎筆下,吃一顆唆麻才會進入的“美麗新世界”。

唆麻是美麗新世界中的一種藥物,吃後會進入幸福的幻境

但正如所有反烏托邦小說那樣,任何一個標榜自己為天堂的地方,都共存着荒誕與陰暗。鎖住 13 萬人的美國夢泡沫後,當無盡的享樂成了毒藥,又會發生什么?

比年輕人更糜爛,偉哥一顆難求

村莊的住戶,不光永遠留在了美國的黃金年代,也永遠留在了自己的黃金年代。這裡天天都像美國校園青春片里一樣,從酒吧出來的醉漢倒成一片,每個人都有七八個情人,整夜 party。

每天只有:休閒——狂歡——休閒——狂歡。即便是疫情期間,排隊也不會停歇。衆所周知,天堂是沒有新冠的(手動狗頭)。

不過這倒是也不太令人驚訝,畢竟住戶們青年時經歷了嬉皮士文化的鼎盛時期。他們在這裡回到了 18 歲,把村莊當成了生命最後一次狂歡。

村莊以開放的性活動著稱。20000 多名單身或喪偶老人,圍繞着三個大廣場進行社交。

從晚上 6 點到 9 點,女士們穿着性感的上衣、不合適的短裙和平底鞋眼觀六路,男士們在酒攤附近徘徊尋找約炮對象。夜里十點後,一群 60 到 70 歲的大爺大媽還在晃晃悠悠,邊走邊往嘴里灌酒。

玩法也非常花哨,熱衷於換妻盪交的夫婦在家里召開派對。男的把各家的球車鑰匙扔到一個碗里,抽到那家的鑰匙,就和哪家交換妻子。

而他們的老婆就在車上等着“驚喜”。

約炮的信號還有很多。比如在球車的天線上插一個絲瓜,比如穿紅色紐扣的衣服或金色的鞋子,比如把襯衫的標籤露在外面,都是代表你正在尋求肉體關係的信號。

所以黑市里的偉哥也成了村莊的第一熱銷品。住戶貝琳達表示,如果你不喜歡這樣的生活,那的確



誰。”

這樣以性和酒精包裝成的幸福世界,導致了村莊里真正想獲得安寧,想要找到老伴的老人遭到無盡的打擊和排擠。

Barbara 是一個來自波士頓的寡婦,因為夢幻般的廣告詞在 12 年前搬進村莊。幾年後她厭倦了村莊里虛假的生活,一心想回老家做個正常人,可如今已經心有餘力不足。

Barbara 到了村莊後,曾經有喜歡上一位男性。但對方卻充分融入了村莊的生活,每日與不同的女性大跳艷舞。十二年了,內向的 Barbara 仍然無法融入村莊,也得不到村莊承諾的,膚淺的幸福。

沒有壞新聞的虛幻世界

當鏡頭對準這裡的俱樂部,無盡的酒精狂歡,舞蹈,迪斯科音樂都是真實生活的假象。這個不真實的天堂,住着真實的,生活支離破碎的人,與這座樂園形成強烈的對比。

“我認為當你住在村莊時,你就進入了一個角色,每天你需要扮演快樂的自己,假裝自己生活在一個幸福的世界,你是這座烏托邦的演員”。

這裡的環境是假的。模擬舊時代西部、南方奴隸制時期,或西班牙殖民的風格就像是走在環球影城。

這裡的歷史是虛構的。莫爾斯家族用民間傳說和“喝了一瓶威士忌後編出來”的故事,讓所有居民相信他們住在一個輝煌充滿故事的古城,而不是商業樓盤。

這裡的新聞是假的,也不能說全是假的,因為這裡只允許播報好消息。村莊專屬的報紙和電台不會播報窮人、壞天氣、死亡率、新冠、民主黨的好消息。

電台的標語上寫着:“不指責,不抱怨”。

正能量二字就像村莊里的高爾夫球車一樣無處不在。每天早上,廣播站都要用一句“又是美好的一天”開場。

在這裡拍攝紀錄片的導演說:這裡我們所屬的真實世界似乎並不存在。他們有自己的內部電視台和報紙,只播報正面新聞,比如村莊房價上漲和某對夫婦的結婚紀念日。他們的電台只播放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音樂。

他們只能和想法類似的同齡人接觸。boomer 這一代普遍認為後代的年輕人都是垃圾。他們認為現在的年輕人“佔用資源,自私自利,是社會的寄生蟲”。集體聚居更加重了這種想法。

同樣加重的還有白人至上,排外等保守主義。村莊里 98% 的居民都是白人,70% 是共和黨人。2016 年就開始搖旗支持川普。對於他們來說,那

很累,因為到了晚上,很可能只要一轉眼,丈夫就多了 8 個炮友。

迷亂,無度放縱的生活,讓《紐約郵報》稱這裡為“老年病的原爆點”(原爆點:指大規模爆炸的中心點)。

而作家 Blehman 則開玩笑到:“每天晚上都是周六夜,大家都在猜下一個懷孕的會是

句“make America great again”過於誘人,這是他們美國夢與現實世界的唯一延續。只可惜,除了關於川普的好新聞,他們不關心一切負面消息。

去年 6 月,2000 名居民開着球車支持川普,並大喊“白人力量,白人領導”。

“村莊故意在他們的世界和我們的世界之間製造了一道牆。”正所謂無知即力量。不管是環境、文化、還是 6 位數的房價。

在到處都在逼你快樂的村莊,人們不敢不快樂,也沒有能力去思考,批判,質疑。

Kincer 夫婦搬進來後,丈夫仍然感覺不到幸福。於是每天吸食大麻和可卡因,以及一些暫時不違法的精神類藥物。他說,讓人們到這就是為了避免思考,逃避真實生活中遇到的問題。

搬進村莊時,你就買下了一種生活方式和規定好的身份。每個人都會暗示自己,我花了這麼多錢來到一個幸福的地方,就一定要做個幸福的人。



如果做不到一直幸福,那你必須離開,以免掃其他人的興。

一旦進入村莊,你是誰,退休前做過什么都不重要。每個人都是平等的“幸福人”,每個人都能享受同樣的設施,無論你是花 10 萬還是 100 萬買的房子。

你們共享同一套價值體系,共享同樣的公共設施,也遵從於同一個家族的規章制度。

不像大部分美國的獨棟住宅區,有着極大的裝修自由。在這裡,任何細枝末節的東西,都在村莊管理人員,或者說莫爾斯家族的掌控範圍內。

重新給房子刷漆需要董事會批准,顏色只能在規定內選擇,每個車道不許停超過兩輛車,每輛車每周只能用兩次。

禁止安裝電視天線,衛星天線。花園的植被要按照規定統一造型,不能隨意養喜歡的植物。

草坪上不許放任何裝飾品,聖誕節萬聖節也一樣,所有人,都要一樣。

你也不能實現寵物自由。規定聲明每家只能養一條狗,體重不能超過 40 磅。

這些所有的規定,都會在搬進來的一刻由一本《指南》詳細列出。它甚至會要求每一個住戶定期用漂白劑清理窗臺。

如果不遵守這些準則,將會被處以罰款,並成為鄰居中的賤民,受到排擠。

“之所以吸引這麼多人住在這裡,是因為這些人希望別人告訴他們該做什么、如何生活。”



13 萬人用錢買來了極端同質化的生活,追求着需求金字塔最低端的快樂,身處災難,卻漠視一切災難。

莫爾斯家族利用 boomer 一代對美國盛世的懷念,建造了一個用錢就能買來的烏托邦。現在他面向 boomer,將來會不會有針對所謂 90 後,00 後的新美式烏托邦呢?

但無論如何,烏托邦並不存在。

無論他們相信與否,整個去年,他們幾十公里外的世界,有無數人因無知而死去,因相信陰謀論和歧視陷入混亂。與此同時,也有無數想要逃避現實的人,正在拼命擠入村莊,繼續選擇無知與幻想。

疫情期間的村莊

正在蔓延的村莊,逃避人性與災難的中老年,站在矛盾爆發交叉口的美國...村莊的出現,告訴我們,現實已經像《黑客帝國》那樣,給出了人們選擇一顆藥丸吃下去的權利:

有時會感到不安和殘酷,活在現實中的“紅色藥丸”

保持愚昧,過着無知幸福,虛幻生活的“藍色藥丸”

美麗的監獄和不完美的現實之間,你會怎么選擇呢?